论海德格尔时间性概念的隐秘起源

李成龙

【摘　　要】时间性概念(Zeitlichkeit)是《存在与时间》中的关键词,它关乎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的最终解决。然而,这一概念的隐秘起源却在有关"宗教现象学导论"的讲座中。通过对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现象学阐释,海德格尔将源始基督教的实际生活经验之基本特征理解为一种三态(再临—已成为—瞬间时机)统一的现象整体。而这一基本特征恰好就是后来《存在与时间》中时间性概念的形式结构[即一种在诸绽出态(将来—曾在—当前)的统一性中到其时机]的雏形。

【关 键 词】海德格尔;处境;时间性;生存的本真性;再临;死亡

【作者简介】李成龙,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南京大学与弗莱堡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专业方向:德国现代哲学(江苏　南京　210023)。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20.2.247～25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B026);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201706190036)。

海德格尔从时间之思入手来解决古老的存在之问,重新激活了西方哲学史上的存在论传统,并由此影响了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的基本走向。海德格尔的时间之思通过时间性(Zeitlichkeit)概念而展开,他在《存在与时间》中给出了时间性的形式结构:在诸绽出态(将来—曾在—当前)的统一性中到其时机。然而此前,海德格尔对这一概念的考察经历了漫长的酝酿期,并撰写过几个时间手稿。他在《历史科学中的时间概念》(1916)中就初步提及时间概念,随后又在《时间概念》(1924)和《时间概念史导论》(1925)中做了发展,最后才在《存在与时间》(1927)中正式给出时间性的形式结构。从文本发生学的角度讲,海德格尔对时间性的系统考察首次出现在1920-1921年的宗教现象学导论中,该讲座才是时间性概念的隐秘起源。通达海德格尔对时间性的基本规定,可以从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康德以及胡塞尔对时间所做的讨论进入。但我们不应该忽视进入时间性的宗教路径,这一点恰好体现在海德格尔在宗教现象学导论中对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现象学阐释上。而这种情况既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也没有展开充分研究。鉴于此,文章将从海德格尔对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现象学阐释出发,力图表明如果没有这一隐秘起源考察,那么对海德格尔时间性概念的理解将是不全面的。与此同时,文章还将从海德格尔对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核心主题的分析中揭示出时间性概念的形式结构之雏形,以及海德格尔如何从这一结构雏形出发来看待生存之本真性和死亡现象。

一、赢获处境之为阐释原则

海德格尔在《宗教生活现象学》第二部分导论中,经过冗长的方法论探讨后,海德格尔遂即转向对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现象学阐释。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两份书信,它们是《新约全书》的最早文献。由于涉及基督教教义的再临(Parousia)与终末论(Eschatologie),因此这两份书信历来都是圣经解经学的核心文本,也是保罗神学的教义基础,并被不同时期的神学家所重视。在基督教语境中,再临与终末论关涉如下信仰:基督徒普遍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相信他们正生活在一个世界之终结的时代，在早期基督教信仰的终末论背景下，最后的日子是由耶稣基督在尘世中的生活、死亡及其复活所开启的，并最终由祂的再临所完成。与许多神学家的解释不同，海德格尔对这两份书信的阐释更多是哲学的，他想从保罗关于再临和终末论的阐释中揭示出时间性的形式结构以及在此视域下对生存之本真性和死亡现象的本真理解。海德格尔的阐释主要集中于保罗本人，试图理解处在极端处境下保罗的自身生活，保罗对于海德格尔而言是一位生存论意义上的哲学家。

关于保罗写作这两份书信时的客观历史处境(die objektgeschichtliche Situation)，在《使徒行传》和《帖撒罗尼迦前书》中做了详细记载，在此不予赘述。[①]海德格尔认为，对于今天的我们，保罗所处的周遭世界全然是陌生的，因而那种通过“移情”的认识论方法根本无法通达这一客观历史处境，我们得到的充其量是保罗的周遭世界给予我们的某种表象。只有对处境做出一番透彻的理解，上述的周遭世界方能获得意义。因此在进入具体的文本阐释之前，海德格尔首先提出了赢获诠释学处境(die hermeneutische Situation)的要求。但这一处境并非保罗身处其中的客观历史处境，而是一种实行历史处境(die vollzugsgeschichtliche Situation)。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赢获诠释学处境呢？海德格尔认为，“对于处境的统一性或多样性的问题而言，重要的是我们只能在形式显示中赢获它”[②]。

在海德格尔看来，当我们阐释基督教原始文献时，被阐释的对象并非文献本身而是透过文献所传达出来的基督教的实际生活经验。如何阐释基督教原始文献的问题，就变成了如何通达基督教实际生活经验的问题。何为“实际生活经验”？海德格尔首先对现象学的经验概念做了说明，经验是指“经验着的活动本身和通过这一活动而被经验的内容”[③]。对海德格尔来说，源初的经验向来就是实际生活经验。但生活经验要多于认识论意义上的纯粹经验，它意味着人们在面对世界时的完全主动和被动的姿态。海德格尔认为，我们只能根据被经验的内容去观审实际生活经验，因此我们只能把被经验的内容称之为“世界”，而不能把它标示为某种“客体”。世界是某种我们能生活于其中的东西，它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1)我们遭遇到的物质性的周遭世界(Umwelt)；(2)人际性的共同世界(Mitwelt)以及(3)我们的自身世界(Selbstwelt)。通向哲学之路的出发点是实际生活经验，而从客观历史处境向实行历史处境的转变，就存在于这种实际生活经验当中。

海德格尔不仅从内容上对实际生活经验做了先行规定，而且从形式上给出了实际生活经验的基本结构。什么是现象学？什么是现象学的现象？海德格尔认为，这个问题只能从形式上予以自身显示。每一种经验(作为经验活动和被经验的内容)都可以被纳入现象当中，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追问：(1)追问源初的“什么”，即就被经验的内容来问，其结果海德格尔称为内容意义(Gehaltssinn)。(2)追问源初的“如何”，即就经验活动的方式来问，其结果为关联意义(Bezugssinn)。(3)追问源初的“如何”，但不是就经验活动的方式而是就这种经验活动本身如何被实行来问，其结果是实行意义(Vollzugssinn)。现象学的现象就是指这三重方向上的意义整体，而现象学则是对这个意义整体的阐明，它给出现象(Phänomen)的逻各斯(λόγος)。在海德格尔这里，现象学成了一种理解个体和共同体生活的诠释方法，这就是海德格尔在弗莱堡早期提出的著名的形式显示方法[④]，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我们才能达到一种本真理解。

再回到处境概念。从通常意义上讲，处境指一个人置身于其中的情形或境况，它涉及人的某种生存活动所发生的场所。但从现象学的意义上讲，海德格尔用这一概念来指称理解得以实行的某种东西，或者说，实际生活经验发生于其中的情境。在《论大学的本质和学术研究》中，海德格尔又把生活经验称为“持续变换着的诸处境之联结”。所谓诸处境是指一个人的具体生存活动所处的情境，比如“步入课堂”“登山”等具体活动。处境随着实行方式的变动而变动，诸处境在这种变动中相互渗透、相互勾连。这里的联结一词不是指各个过程或事物的随机排列，而是指诸处境的绵延，在其中生活经验的诸要素纷至沓来，因此诸处境之联结就是指生活本身的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绵延性。[5]但生活本身的绵延性恰恰需要一种向心力来维持,以便免于陷于某种漫无边际的绵延之危险,海德格尔把这种向心力称为体验的居有特征(Ereignischarakter der Erlebnisse)[6]。这里海德格尔是从字面上来理解 Ereignis 的,即据为己有(er-eigenen)。一切体验都是"我的"体验,这类似于康德所说的"'我思'必然能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但海德格尔却强调,这个"我思"之"我"是一种现象学意义的"历史之我",是一种完全具体的、处境化了的自我。因此生活的绵延性就具有了历史性特征,而历史之我则表示实际的、具体的生存之个体。

海德格尔对实际生活经验三重意义的区分,同时考虑到了处境的诸要素:(1)内容意义指向处境中被经验的内容;(2)关联意义指向处境中通达被经验内容的方式;(3)实行意义则指向经验或处境本身的实行。这里重要的是实际生活经验的实行意义,理论化与客观化的认识往往只注重经验的内容意义,而现象学必须重新发现被理论化和客观化了的经验或现象的实行特征。历史性的生活经验意味着在特定处境中对意蕴的占有,而这一点从根本上要依赖于经验之实行。因此在阐释《帖撒罗尼迦前书》时,海德格尔讲到:"生活之实行是决定性的,实行之联结在生活中一道被经验,由此便可理解实行之如何具有根本意义"[7]。现象学的阐释本身就处在一种真实的和历史的经验之实行当中,它同时要求获得现象的历史和实行的处境。

二、时间性与生存的本真性

给出阐释原则之后,海德格尔正式进入对《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现象学阐释。要想本真地理解这份书信所传达的宗教信息,我们就必须考察保罗写作时的真实处境。海德格尔认为,保罗的当时处境可从三个方面加以考察:(1)保罗将帖撒罗尼迦会众拥有为何者以及他是如何拥有他们的,即保罗与帖撒罗尼迦会众之间的关联,亦即他们之间的共同世界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2)再临如何在拥有使徒身份的保罗身上发挥作用,即保罗的自身世界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3)保罗所持有的源初基督教信仰,即作为基督徒意味着什么。构成处境的这三个要素得到明确阐释后,再临事件方能获得现象学的把握,我们才能赢获这一现象在实际生活经验中的源初意义。

关于保罗与帖撒罗尼迦会众之间的关联,海德格尔引用《使徒行传》中保罗传道经历的相关记述来予以说明:"他们中间有人听了劝,就附从了保罗"[8]。帖撒罗尼迦会众附从了保罗,借助这种托付行为,帖撒罗尼迦会众与保罗便形成了某种本质性关联。这种托付行为意味着什么?海德格尔认为,这种托付可借助保罗自己的话来理解:"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不幸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成了我们与主的效法者。甚至你们成为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9]。在与帖撒罗尼迦会众的关联中,保罗经验到了两个重要因素:帖撒罗尼迦会众的已成为以及他们对自身已成为的知道。就是说,帖撒罗尼迦会众的已成为也是保罗的已成为,而且保罗也同样遭受了帖撒罗尼迦会众的已成为。

海德格尔告诉我们,这种关联也可以从《帖撒罗尼迦前书》中一些反复出现的词中形式地显示出来。这些形式显示词的重复出现强烈意味着:对于保罗,帖撒罗尼迦会众是当下切近的,因为保罗自己与他们通过共同的已成为而互相连接起来了[10]。帖撒罗尼迦会众对保罗的附从正是通过已成为以及对这种已成为的知道而实现的,同样地,保罗与帖撒罗尼迦会众的关联以及保罗进入他们生活的方式也由这种已成为和知道来完成。而且帖撒罗尼迦会众的已成为乃是对保罗的效法,保罗在这份书信中不断提醒帖撒罗尼迦会众要时刻回忆他们曾经一起度过的时光,这种提醒同时也是对自身的提醒,即带有居有特征的帖撒罗尼迦会众的已成为也是保罗的已成为。基于上述事实,帖撒罗尼迦会众与保罗之间的本质性关联就在于基督教实际生活经验的处境联结。凭此联结,保罗与帖撒罗尼迦会众拥有着共同的实际性以及对这种实际性的觉知,即保罗与帖撒罗尼迦会众之间的共同世界被建构起来了。

如何取得对实际性的这种规定?如何赢获这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种处境之联结？基督教实际生活经验的基本特征又是什么？海德格尔仍然从这份书信中对已成为的描述来说明："并且你们在不幸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成了我们与主的效法者"[11]。已成为乃是对真道的领受，而这种领受却伴随着不幸(ἐν θλίψει)，但其中也有被圣灵所赐的喜乐。θλίψες这个词指不幸、痛苦或困顿，它与χαρᾶς(喜乐、喜悦)一道构成了领受这一经验的基本特征。领受的对象乃是真道或神的道。这种领受发生在与神的作用关联之际，通过这种领受，领受者(帖撒罗尼迦会众)就与保罗一道，获得了基督教之实际生活经验的如何。这种获得意义上的已成为不是某种发生于生活中的偶然事件，而是如海德格尔所言，"它要不断地一同被经验且如此被经验：他们的现在之所是就是他们的已成为"[12]。作为皈依了真神和领受了真道的已成为在帖撒罗尼迦会众的实际生活中诚然是一次性事件，但他们通过这次事件所达到的乃是规定着所有基督徒实际生活经验的如何。从这层意义上讲，他们的已成为就是他们的生存方式。

这种生存方式被帖撒罗尼迦会众在领受中获得的教导所规定。海德格尔明确指出，神的道这个短语中的属格是一种双重属格：主词属格和宾词属格。这意味着道既是由神亲自给出，同时也是关于神的再临。关于这种双重关系，保罗讲到："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祂儿子从天降临"[13]。已成为通过领受来完成，领受则是进入与神的关联之中，保罗把这种进入称之为"归向"，即一种绝对的反转(Umwendung)——从偶像中转离(Wegwendung)出来而转向(Hinwendung)神。作为实际生活经验的实行方式，已成为、领受和反转具有决定性意义：对于基督徒而言，宗教生活从此就变成了两件事，即服侍和等待。不幸与喜乐也只能在这个基础上被理解：喜乐是服侍的喜乐，尽管这种喜乐并不能为生活所理解；不幸则是等待的不幸，神并不在场，只能在等待中盼望着神的到场。而保罗也有他自己的不幸与喜悦，即作为使徒身份的不幸与喜悦。

为了赢获上面所揭示的概念的基本含义，海德格尔指出，我们需要进入保罗本人的自身世界[14]。海德格尔认为，保罗所说的撒旦并非什么魔鬼，按照旧约，撒旦指"敌对者"或"与上帝意志作对的人"，对于基督徒而言，撒旦则指诱惑者。让保罗感到困苦的乃是"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保罗寄予帖撒罗尼迦会众厚望："你们若靠主站立的稳，我们就活了"；"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写给帖撒罗尼迦会众的这份书信正是出于这种担忧和期望而作，而担忧和期望乃出于同一个原因，即为了使他们在再临发生之时"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15]。

三、从再临事件看时间性的绽出结构与死亡现象

基于上述理由，保罗回答了再临事件将发生于何时的核心问题。古希腊词parousia由para-(在……旁边)和-ousia(到来、在场)构成，它特指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到来"。在旧约中，救主尚未来临；而在新约中，对于保罗及其追随耶稣的人而言，救主已降临于人间了，随着耶稣的死亡，基督徒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对基督第二次降临的等待。但对再临的等待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海德格尔指出，"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对再临的基本态度乃是一种期待，而基督徒的盼望是它的一个特例。但这全然是错误的！通过对某种未来事件的意识的单纯分析，我们永远也达不到再临的关联意义"[16]。换言之，只要以一种客观时间意义上的"何时"来把握再临事件，那么就从根本上误解了等待的本源含义。因为基督徒的盼望正是这种对再临事件的关联意义，即如何通达再临事件这一现象或如何经验再临事件的方式。

关于再临的"时间与时机"问题，保罗讲到："你们自己明明知道"，保罗就这样把再临的何时问题抛回给了帖撒罗尼迦会众。这里不是因为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也不是因为保罗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而是根本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理由就在于：对再临的时间与时机的知道不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生活实践的问题。这种知道必定是一种特有的知道，它必须是对个人自身的知道、必须建立在个人自身的实际生活之上。而保罗之所以把这个问题抛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回去，乃是因为帖撒罗尼迦会众自身的已成为。为了澄清这种已成为的本真含义，保罗列举了两种以不同方式生活着的人们：第一种人寻求实际生活中的和平与安定。在与世间打交道的过程中所遭遇的事情并不掀起波澜、也不会引起他们的操心与忧烦，在世间寻得和平与安定的人沉溺于世界之中，因此，和平与安定也就刻画了这类人的生活的经验方式。而当灾祸突然临到他们之际，他们首先惊恐不已，继而又无动于衷，因为他们一直都生活在对世间之事的期待当中，灾祸也不过是一桩世间事。海德格尔认为，这类人是无法拯救自身的，因为他们已经忘却了本己的自身，他们并未在一种本真的知道之澄明中拥有自身。因此，他们不能掌控和搭救自己，他们生活于黑暗之中。反之，另一种人则生活在白昼当中。海德格尔认为，这里的“白昼”有两层含义：一是与黑暗相对的对自身知道的光亮(φωτόι)；二是主日(Tag des Herrn)或再临之日。保罗告诫帖撒罗尼迦会众：“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17]。因为在清醒之时，对自身的知道连同与再临事件的关联一道被给出了。保持清醒、警醒谨守就是要背负自身生命的十字架，就是要承担再临事件的确定的不确定性和不确定的确定性，而这也意味着要拒绝实际生活中的和平与安定。如前所述，保罗说帖撒罗尼迦会众在不幸中领受真道，此处的“警醒谨守”正是对这种“不幸”的承担。

通过这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对比，保罗给出了他对再临事件的回答：再临的“何时”必须被还原为个人行为的“如何”。而再临事件如何在个人生活中发生作用，这需要返回到对实际生活本身的实行当中。通达再临事件的关联就在于时刻保持警醒，而非期待某个未来事件的到来。基督徒就生活在这种警醒之中，但这样的生活毫无安定可言，海德格尔却提醒我们，这种“持续的不安定性(Unsicherheit)正是对实际生活的根本意义的刻画”[18]。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保罗指示出来的源初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特征：基督徒的实际生活在于他向来且不断是他的已成为，持续不断地将自己置身于与再临的关联之中，并且这种持续性依赖于保持警醒、保持对自身的知道，通过这种知道，基督徒活出了自身的实际性。海德格尔的这种阐释类似于克尔凯郭尔的“重复”概念：你的每一瞬间都将生活作为代价，每一瞬间都将失去生活且重新赢得生活[19]。克尔凯郭尔对生活的失去/赢得之不确定性的描述与海德格尔对基督徒宗教生活中的不安定性的阐释，指示着同样的现象：本真的生存方式与非本真的生存方式之间的一念之差。本真的生存能够承担起这种不确定性，在自身的已成为与再临的“未来”之间警醒于“现在”。在现在与瞬间时机中，已成为被一道经验，而神就临显为当下在场者。

海德格尔又将实际生活的这种基本特征形式地刻画为“基督教的宗教性如此地活出时间性”[20]。时间性从一开始就处在海德格尔哲学的核心位置，而对《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现象学阐释则是他对时间性所做的最早且相对完整的描述。但与此同时，海德格尔的时间性概念一开始就不能从客观时间(即过去—现在—将来的三维时间观)的意义上来理解。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指出，时间性首先表现为一种以将来、曾在与当前为统一整体的现象学意义上的现象，这个具有统一性特征的现象的核心是“将来”，将来于“曾在”中呈现并成为“当前”。其次，时间性的这种三态统一结构将自身公开为绽出(Ekstase)，这个概念的原意具有“站出来”“出离”以及“脱落”等的含义。并且“将来、曾在和当前显示出‘向自身’、‘回到’以及‘让照面’的现象性质。而‘向某处……’、‘回到某处……’以及‘在某处……’将时间公开化为绽出。时间性是本源的、自在自为的‘出离自身’本身。我们将这种被刻画的将来、曾在和当前的现象称之为时间性的绽出”[21]。简言之，时间性的形式结构乃是在诸绽出态(将来—曾在—当前)的统一性中到其时机(Zeitigung)。正如本文一开始就指出的那样，我们固然可以从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康德以及胡塞尔对时间概念的论述来理解时间性概念，而且海德格尔也确实这么做过。但由上述论证可知，在海德格尔对《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现象学阐释中，关于时间性的基本规定和形式结构就已经初见端倪了。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已成为不是某种过去维度,而是生存的基本规定,也是实际性的真正内核。作为特殊之“未来”的再临也不是某种尚未到来的事件,而是表示实际生活经验的唯一的确定的不确定性,这种确定的不确定性便构成了实际生活经验的最一般的关联意义。现在与瞬间时机则指向生存之当下的、具体的生活经验,在其中生存总是面临着在黑暗中还是在白昼中的摇摆不定之危险。自身的已成为与再临的“未来”之间的这个“之间”并不是日常生活中时间序列上的某一区间,而是“通达”,已成为就是成为与再临事件的相关者,已成为本身使得通达再临事件得以可能。于是,源初基督教的实际生活经验就表现为一种“再临—已成为—瞬间时机”三态统一的现象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处于核心位置的是再临事件,并且再临在基督徒自身的已成为中呈现为当下的、瞬间时机的神之在场。而这个统一的现象整体恰恰就是时间性之形式结构的雏形。另一方面,从自身的已成为到再临事件的通达表现出了一种“曾在的向前到达”的姿态关联,而从再临事件到自身的已成为的通达也表现出了一种“将来的向后到达”的姿态关联。而这两种姿态关联也恰好表达了时间性概念的绽出性(Ekstatischkeit)。

基于时间性的上述特征,海德格尔把基督教关于再临事件的研究称之为终末论问题。在他看来,终末论的真正含义早在公元1世纪就被遮蔽了。对终末论问题的探讨不仅是对基督教原始文献的一种阐释,甚至也不仅是对源初基督教信仰的某种讨论,从根本上说,它是对源初生活现象的生存论分析。这种分析旨在揭示源初实际生活经验的基本结构,因为从最初的基督徒生活经验中分析出来的实际性同时也是一般生活的实际性。从对再临事件的现象学分析中,海德格尔揭示了时间性概念及其形式结构,相应地,从对终末论以及终末现象的分析中,他又揭示了死亡的生存论意义,这便是海德格尔在对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现象学阐释中的整体运思策略。

众所周知,死亡概念也是《存在与时间》的关键词。与对时间性的分析一样,海德格尔对死亡现象的探讨也从对再临事件与终末论的现象学阐释中展开。再临事件与死亡现象的关系也需在实际生活经验的关联意义上加以理解,面对再临的生活方式同样也是面对死亡的生活方式。正如置身于黑夜中的人期盼再临的“未来”一样,处在沉沦倾向中的人也期盼死亡的“未来”,死亡被当成了一种“尚未到来”意义上的将来事件。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期盼表现为对死亡作为生命之终结的拒斥,即我们终有一死,但不是今天。海德格尔拒绝那种把死亡当作一个过程来把握的方式,对死亡的视而不见根本不是对生活本身的把握,而恰恰成了生活对自身及其本真存在的回避。归根到底,死亡的“悬临”不是将来、不是某种捉摸不定的偶然事件,而是确定的。与此相反,置身于白昼中的人拥有这种对确定着的死亡的悬临,与死亡的关联乃是一种独具一格的“拥有”,而这种对死亡的拥有也使得人的特殊时间性得到了明确突显。对死亡的拥有,并不要求我们战战兢兢、坐以待毙,而是要求我们时刻保持警醒、勇于承担起死亡的确定性和生活的实际性。

海德格尔在《时间概念》中曾讲到:“此在的本真存在就是时间性的存在,此在就是‘时间’”[22]。从《宗教现象学导论》到《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完成了从“基督教的宗教性活出时间性”到“此在活出时间性”的过渡。但反过来讲,海德格尔一开始就从“此在活出时间性”来理解保罗时代的源初基督教信仰。基督徒与再临的关联、此在与死亡的关联,两者从根本上都牵涉到了人的本质特征,即生存的本真性。终末论(Eschatologie)一词来自于古希腊文τάἔσχατος和λόγς的合成,前者的意思是“最后的、最遥远的、最极端的”事情,人生在世最遥远之处和最极端之事莫过于死亡了。海德格尔大约在1953-1954年与日本学者手冢富雄的一次谈话中回忆到:“倘若没有这一神学来源,我就绝不会踏上思想的道路。而来源(Herkunft)始终保持在未来(Zukunft)之中。”[23]假如没有这一基督教神学的隐秘起源(尽管是被修正了的),那么我们对海德格尔的时间性概念,乃至他的整个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思想的理解都将是不全面的。

注释：

①详情可参见《使徒行传》17:1—16;18:5以及《帖撒罗尼迦前书》3:1-6。本文有关《圣经》的所有引用都参照了和合本的中文圣经与biblehub.com网站上的古希腊文与英文相对照的外文圣经。

② Martin Heidegger, *Phänomenologie des religiösen des Lebens*, herausgegeben von Matthias Jung und Thomas Regehly,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95, S. 91.

③ Martin Heidegger, *Phänomenologie des religiösen des Lebens*, herausgegeben von Matthias Jung und Thomas Regehly,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95, S.9.

④ Martin Heidegger, *Phänomenologie des religiösen des Lebens*, herausgegeben von Matthias Jung und Thomas Regehly,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95, SS. 62-65。相关研究可参见朱海斌:《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方法》,《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亦可参见张柯:《论"形式显示"在海德格尔思想中的实质含义——基于对〈宗教现象学导论〉的文本分析》,《世界哲学》2016年第5期。

⑤ Martin Heidegger, Zur Bestimmung der Philosophie, herausgegeben von Bernd Heimbüchel,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99, SS. 205-214.

⑥ Martin Heidegger, Zur Bestimmung der Philosophie, herausgegeben von Bernd Heimbuchel,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99, S. 75.

⑦ Martin Heidegger, *Phänomenologie des religiosen des Lebens*, herausgegeben von Matthias Jung und Thomas Regehly,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95, S. 80.

⑧参见《圣经:使徒行传》,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2010年,17:4。

⑨参见《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2010年,1:5-7。

⑩ Martin Heidegger, *Phänomenologie des religiösen des Lebens*, herausgegeben von Matthias Jung und Thomas Regehly,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95, S.94.

⑪参见《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2010年,1:6。

⑫ Martin Heidegger, *Phänomenologie des religiösen des Lebens*, herausgegeben von Matthias Jung und Thomas Regehly,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95, S. 94.

⑬参见《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2010年,1:9-10。

⑭ Martin Heidegger, *Phänomenologie des religiösen des Lebens*, herausgegeben von Matthias Jung und Thomas Regehly,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95, SS. 97-98.

⑮参见《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2010年,2:18;2:20;3:1;3:5;3:8;3:10;3:13。

⑯ Martin Heidegger, *Phänomenologie des religiösen des Lebens*, herausgegeben von Matthias Jung und Thomas Regehly,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95, S. 102.

⑰参见《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2010年,5:6。

⑱ Martin Heidegger, *Phänomenologie des religiösen des Lebens*, herausgegeben von Matthias Jung und Thomas Regehly,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95, S. 105.

⑲Søren Kierkegaard, *Repetition and Philosophical Crumbs, trans*. by M. G. P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⑳ Martin Heidegger, *Phänomenologie des religiösen des Lebens*, herausgegeben von Matthias Jung und Thomas Regehly,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95, S. 80.

㉑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herausgegeben von Friedrich- Wilhelm v. Herrmann,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77, S. 435.

㉒ Martin Heidegger, *Der Begriff der Zeit*, herausgegeben von Friedrich-Wilhelm v. Herrmann,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2004, SS. 105-125.

㉓ 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herausgegeben von Friedrich-Wilhelm v. Herrmann,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85, S. 91.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